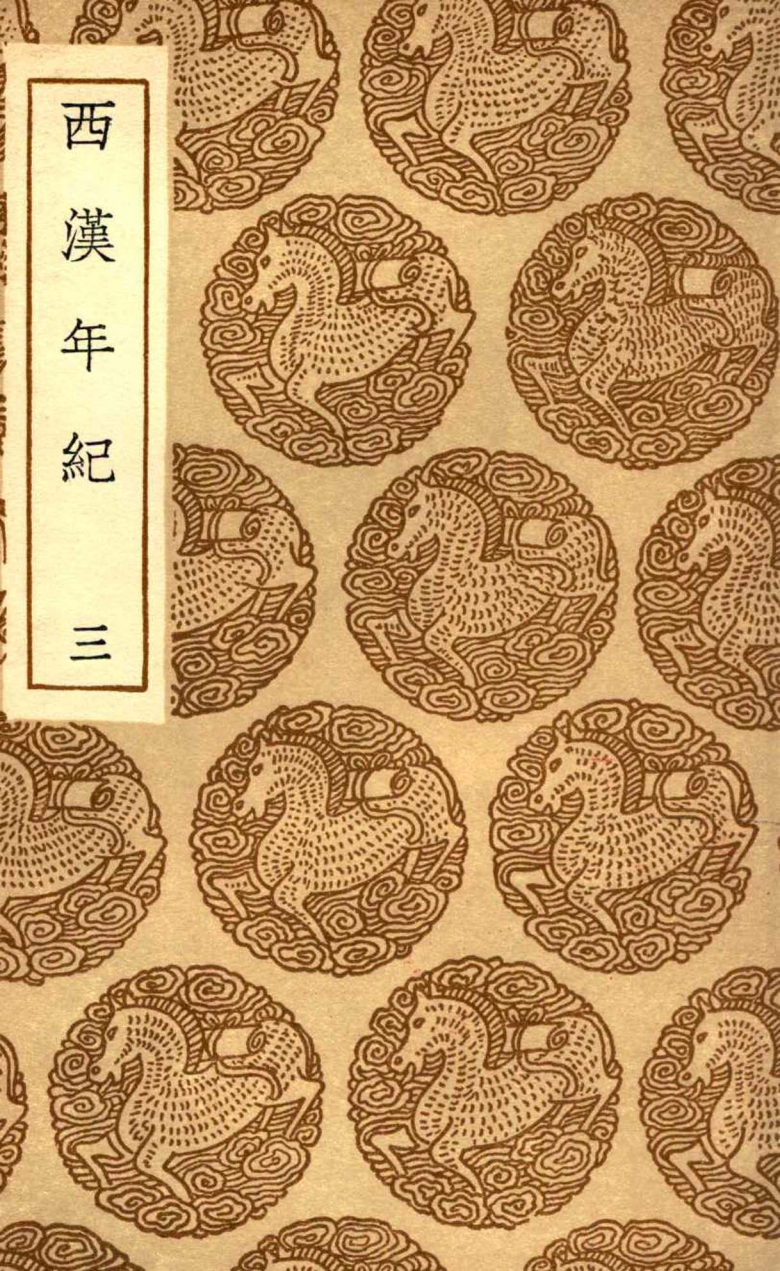


西漢年紀
三







西漢年紀

(三)

王益之撰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年紀卷十

武帝

孝武皇帝諱徹景帝中子也立為皇太子後三年正月甲子景帝崩即日兩字據史太子即皇帝位本紀

異曰史記大事記書正月甲子孝景崩二月丙子太子立漢書景紀書甲子帝崩於武紀又書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史記漢書所載同異如此按史記田蚡傳云孝景崩即日太子立是景帝之崩武帝之立蓋同日也當是史記大事記

日也當是史記大事記立太子妃陳氏為皇后外戚傳尊太后母戚兒為平原君追尊王仲為共讀曰侯槐里

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帝初稱制所鎮撫多蚡賓客計策蚡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

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史記蚡傳

建元元年冬十月前清河太傅轅固楚相馮唐故城陽中尉鄧先公孫宏吳人嚴助嚴忌子皆以賢良徵宏

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時年六十以賢良徵仄目事轅固固曰公

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考異曰此公孫宏初應賢良事也通鑑載於宏再應賢良時誤矣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

九十餘矣對策者百餘人帝擢嚴助為中大夫公孫宏為博士鄧先起家至九卿馮唐亦年九十餘不能

為官適以子遂為郎見轅固馮唐嚴助傳六月丞相衛綰御史大夫直不疑不疑事據本傳增入以景帝病時諸官囚

多坐不辜者而不任職免之綰傳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田蚡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

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迺微

言太后風上。於是迺以魏其侯寶嬰為丞相。復置太尉官。五字據史以武安侯田蚡為太尉。籍福賀嬰。因

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

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秋七月。故太子少傅王臧。上書得宿衛。申公丞相嬰。太尉蚡。俱好儒術。推穀臧

為郎中令。代人趙綰為御史大夫。嬰蚡綰亦嘗受詩申公。綰臧請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

言師申公。於是上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申公傳按魯申公

上書宿衛。果遷。一歲至郎中令。無上書及遷除。月日。惟本紀有秋七月。徵魯申公之嬰蚡又欲令列侯就

文。此本書王臧事。當是因徵申公事。附見。然竟冠秋七月於王臧上書之上。殊誤。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議諸寶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

就國。以故毀日至。太皇寶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綰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太皇寶太后

滋不說。嬰蚡枚乘善辭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

為文者。後乃得其孽子臯。枚乘是歲。徙中尉甯成為內史。百官時茂陵張湯給事內史。為掾。成以湯為無

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張湯外戚多毀成之短。下獄。兩字據入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

刑。自以為不復收。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酷吏傳考異曰。賈誼傳云。上深納其言。羹臣下有節。是後

史考之。正是不爾。景帝時。龜錯以御史大夫要斬東市。大臣受刑。蓋自錯始。周亞夫時吏治尚循謹。然周

以列侯下廷尉。大臣入獄。蓋自亞夫始。孟堅謂始於甯成。其誤甚矣。今刪去不取。

陽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酷吏傳初帝以爲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徙代相灌夫。爲淮陽

太守。是歲入爲太僕。本傳百官表先是梁內史韓安國坐法失官家居。至是太尉田蚡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

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韓安國傳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獻所作內書二十一篇。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

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時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

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漢書本傳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安素善田蚡。至是入朝。蚡乃

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卽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尙

誰立者。考異曰。史記淮南王傳載於建元二年。漢書五行志云。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於北方。劉向謂明

年淮南王安入朝。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邪謀。如向所云。則是元光元年事也。按史記曰。淮南王

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而五行志亦曰。太尉武安侯田蚡。按百官表。蚡以建元

元年爲太尉。二年免。至建元六年。則蚡爲丞相矣。不應尙稱太尉。當是五行志誤。今從史記。淮南王大喜。厚遺田蚡金錢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史記淮南王傳石慶嘗爲太僕。御出。考異曰。司馬公以爲

百官表。不載慶爲太僕。恐是攝職。按百官表。當時除拜。脫落不書者極多。不獨慶也。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對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

然猶如此。萬石公傳三月乙未。以太常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強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百官表。許昌書於二年

莊青翟書於四年而御史大夫虛位二歲及攷田蚡傳云二年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栢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以此觀之趙綰之逐青翟之拜同在二年今從列傳按紀傳丞相寶嬰御史大夫趙綰皆以忤太皇太后下獄免以許昌莊青翟代之此本書昌青翟之拜而此上不書嬰綰之罷疑有脫文夏四月初置茂陵邑徙郡國豪傑於

茂陵紀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時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及朝天子置酒中山王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桑欸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回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烏邑一合反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許句反又許于反漂匹遙反山聚古蚊字成露古雷字朋黨執虎女教反十夫橈女教反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山敢反又刀支反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音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音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讀曰闕音鳥不得聞讒言之徒蠶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驥音奚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莖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

擯郤邱略反。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

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加親親之恩焉。中山王傳三月，有星孛于注張。歷太

微，干紫宮。至于天漢。夏四月，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天文志上徵天下文學才智之士。嚴助最先進。後又得

吳人朱買臣。趙人吾邱壽王。蜀人司馬相如。主父偃。嚴安。徐樂。東方朔。枚皋。膠倉。終君。嚴葱奇等。考異曰：通鑑載

於嚴助救東甌之後。竝在左右。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邱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唯

助與壽王見任用。東方朔傳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時天子年未二十。以問田蚡。考異曰：史記東越傳

漢書嚴助傳皆云。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按是時蚡不為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耳。蚡對曰：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嚴助曰：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上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東甌王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處

廬江郡。封為廣武侯。嚴助傳是歲。以北地都尉韓安國為大農令。百官表太僕灌夫與長樂衛尉竇甫

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夫傳北平侯張敖坐臨諸侯喪。後至國

除。侯表上始為微行。考異曰：東方朔傳以為建元三年。今附年未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

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

射鹿豕。狐兔。馳驚禾稼稻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鄆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

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顏

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

輔都尉徵工鈞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讀日待會所時常侍郎東方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角

反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

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整屋鄂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

也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

奏秦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東方朔傳

四年冬十月地動天文志江都王非來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趨通未行先使韓嫣乘副車從數十百

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

宿衛比韓嫣太后繇此銜嫣始帝為膠東王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

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共臥起後嫣侍出入永巷不禁

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得嫣遂死後幸是歲南粵王趙佗死南粵傳注佗以建

元四年卒皇甫謐

曰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以江都相鄭當時為右內史百官表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荀罷傳記博士趙岐孟夏四月平原君薨本從田氏葬長林置園邑二百

家長丞奉守外戚傳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債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辱焉當此之時網疎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平準書食貨志考異曰此段見平準者而通鑑載於景帝後三年按平準書云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正謂武帝初年非景帝也自漢興之初至後七年才六十六年謂之七十餘年於義未安蓋武帝承文景涵養之餘又寶太后在上帝猶知有所畏未敢肆行民享安靜之福故當時富盛如此至建元四年漢興已七十載又二年而寶太后崩是後紛紛多事漢家至此遂一變矣太史公謂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蓋深有感焉今附於寶太后未崩之前一年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本紀高廟災下又云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同是一歲不應六月在四月之先

志之誤必矣漢書本紀作二月乙未荀紀作三月乙未以長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本紀考異曰此語

傳乃云寶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元光六年崩與紀不同以史考之寶太后之立才四十五年今云五十一固誤又云後景帝六歲則爲建元六年無疑若至元光六年則後景帝十有二年矣不應

云六歲也按史記外戚世家作建元六年而班氏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嫪傳外戚改爲元光誤矣今從漢書本紀史記外戚世家

六月癸巳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寶太后喪事不辦免上以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百官表蚡旣相紕黃田蚡傳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儒林傳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爲京師

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

蚡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

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田蚡傳蚡徵茂陵尉張湯。為丞相史。薦補侍御史。湯傳有星孛于北方。五行

志。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本紀三十日去。五行志是謂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天文志淮南王安心

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

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

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訶。丑政反長安約結上左右。淮南王傳閩粵王郢。與兵擊南粵邊邑。本紀南粵

曰。史記大事記。載閩越反於正月。今按漢書本紀。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嚴助傳曰。兩粵俱

紀。通鑑載於秋八月後。疑大事記誤。今從本紀。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南粵

傳。遣大行王恢。大司農韓安國。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

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今聞有司舉兵。將以

誅越。臣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按原本脫今聞有司以下

錄本傳。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

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按原本脫越人名為藩臣以下

至此文勢不足。今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節錄本傳增入。

之生也。今以兵入其地。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人禁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亦饋字居者無

食。行者無糧。民人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

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

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民不聊生。羣爲盜賊。於是

山東之難始興。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

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

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讀曰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

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衣。讀曰馮兒馮兒。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響。讀曰響應。陛下垂

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要荒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

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

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

嚴助諭意。風讀曰指於南越。嚴助傳南粵王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南粵傳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

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直用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古災字。

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相攘。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

重慮。明太平以彌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武卓反。然甚慙嘉王之意。靡有所終。

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

遠事薄。遠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遣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

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讀曰仰。治。今閩越

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爲暴彊。陰計奇策。入

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勾功侯反。踐之迹。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

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無敢相并。有可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

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

威武。揚聲鄉。讀曰響。屯會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

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

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讀曰疲。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國空虛。遣

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

越被澤。威震暴主。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

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誠不勝

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嚴助是歲大農令韓安國爲御史大夫。百官表考異曰。田蚡

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田蚡爲丞相。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觀此則安國之拜蓋與田蚡同時也。及考漢書本紀。閩越之反。安國以大農令將兵往擊。不應已拜御史大夫。尙以大農稱也。荀紀通鑑皆

載於擊閩越。事後。今從之。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吝。讀曰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

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韓安國傳東海太守汲黯爲主爵

都尉。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居庶反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不能忍見。士亦

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盎之爲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

劉棄疾。亦數以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揖

之。汲黯傳太史令司馬談。懲學老不達其意。而師諄。乃論六家之要指。考異曰。此事不接司馬遷傳。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懲學老不達其意。而

師諄乃論六家之要指。談之仕始於建元。而終於元封。此論必作於建元。蓋是時寶太后已崩。武帝相田蚡。隆儒術而貶道家。故其言如此。今附於建元六年。寶太后已崩之後。曰。易大傳曰。天

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

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敍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

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不斲。飯土簋。飲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尊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

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談嘗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司馬遷傳。初王恢擊東粵。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讀曰曉。南粵。南粵食。讀曰。蒙蜀枸。音短。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音安。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聽蒙約。還報迺以爲犍爲郡。地理志犍爲郡武帝建元六年開。西南夷傳。

西漢年紀卷十一

武帝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長樂衛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雁門。考異曰：漢書

程不識按百官表張敞自建元元年爲中尉，凡九年。至元光四年始遷御史大夫。中間安得有不識爲中尉事？當是紀誤。考李廣傳，程不識爲長樂衛尉，非中尉也。又灌夫傳云：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亦可見也。今

從二六月罷紀本。先是廣爲隴西太守，左右言其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

屯，及出擊敵，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所領。文書然亦遠斥

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步戶。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

敵卒讀曰，犯之無以禁，而其士卒亦佚與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敵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

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李廣傳五月，舉賢良

文學，上親策之。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

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

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

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

夷。至虜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返。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虜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董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

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按仲舒本傳，此下尚有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一段，凡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亦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彙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

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按仲舒本傳：此下有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一段，凡二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竝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也。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案原本作冊。董仲舒

据制辭稱百餘人。則非獨冊仲舒也。今依本傳作冊之曰。而刪去董仲舒三字。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

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高、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

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按仲舒本傳。此下有今陛下井有天下。一段。凡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念往古。而務

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勵也。夫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按仲舒本傳。此下有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一段。凡四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庠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虜當世之務哉。修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

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民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入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彰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竝進。賢智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

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舉之處。故政有旤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虜。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按原本無先王之道以下至此當是脫落今補入。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靡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盩。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述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

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復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若不足也。身寵而戴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委積。務此而無已。以迫隸民。民日朘月削。寢以大窮。按原本無安所纏蓋以下富者驕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考異曰。仲舒對策傳不著年。唯本紀載於元光元良文學士。是時宏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元狩二年。宏年八十。終丞相位。自元狩逆數至武帝即位。招賢初蓋二十年。則宏之初舉賢良。其在建元元年。明矣。至於復徵。又元光五年也。本紀云。孫宏出焉。殊誤。今不取。司馬公通鑑。并董仲舒疑以爲不當列於此年。謂舉孝廉在十一月。對策在五月。如此。豈得謂自仲舒發之。遂移於建元元年。今以仲舒策考之。移於元年。與當時事勢殊不合。仲舒曰。今臨政而願治。七

十餘歲矣。漢興至建元之元方六十七年。不應以爲七十餘歲矣。至元光之初亦無通夜郎之事。考地理志曰。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義。武帝建元之初。亦無通夜郎之事。考地理志。建元六年。開犍爲郡。即夜郎地。夜郎以建元六年通。故次年對策及此也。然則漢書紀載於元光元年。得之矣。故荀紀從焉。或曰。審如此。舉孝廉何爲在十一月。對策何爲在五月。以愚度之。或史氏誣載。固未可知。或傳流之遠。顛倒失之。亦未可知。或變太初歷前之月。日。史氏偶失。未改。遂用已改之例。倒之。亦未可知。蓋漢初以夏十月爲正月。十一月爲二月。終於九月。爲十二月。及武帝改太初歷。用夏正。史氏紀蓋恐其與改日月。併追改於前月耳。舉孝廉之十一月。於前月。意者當時之八月也。對策之五月。意者當時之二月也。史氏既失。于追改。遂用前例。以十一月列於前月。不然。武帝故事。何以先載仲舒對策。而始以舉孝廉繼之。耶。或又曰。仲舒傳載對策。爲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又云。遼東高廟災。仲舒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奏之。仲舒由是得罪。二災在建元六年。使對策在元光元年。不應先於建元六年。以論災異。抵罪也。以史考之。仲舒所論。非當年事也。蓋追憶耳。故仲舒傳云。先是遼東高廟災。而荀紀亦載遼東高廟災。其後董仲舒云。觀此二言。則知非建元六年致論明矣。史記儒林傳云。仲舒自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詔。然則仲舒私家著記。因追述二災。未可知也。今仲舒對策。從漢書本紀。荀氏漢紀載於此年。又依武帝故事。以舉孝廉事附焉。至於相江都論三仁著災異記。以次列焉。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以仲舒爲江都相。仲舒相易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虜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讀曰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仲舒

傳居舍著災異之記。先是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仲舒推說其意。以爲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皇在外者。天災外。皇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上召視諸生。示其書有譏刺。漢書五行志。史記儒林傳。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傳。六月。客星見于房。

天文志。

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蝕之。

荀紀。

是歲天星盡搖。上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荀紀。漢書天文志。

二年冬十月。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視。其後子孫以尊顯。上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皋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封禪書。郊祀志。

春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音晚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忍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後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扶目反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構音衛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蠻戎不與讀曰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居力反之兵也至如彘必遙反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讀與穆同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讀曰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讀曰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燧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

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支諱曰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

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

兵法曰：遺弋季反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

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

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之戒。

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營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韓安國傳考異曰：蓋元年

年壹始言之二年議乃決也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

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本紀諸將皆屬護軍，約單

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直用反陰使聶壹爲閒，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

誘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

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得尉史，知漢謀，去。漢兵追至塞度。徒各反弗及。王恢等皆

罷兵。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韓安國匈奴傳

太史公曰：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擊

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略藏州。三字本嚴安傳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閒。

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

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玩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

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平準書

上嘗輦至郎署。一老郎鬢眉皓白。衣服不整。上問曰。公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也。

以文帝時爲郎。上曰。何其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尙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

以三世不遇也。上感其言。將擢用之。韓安國諫曰。無才能者。託於不遇。陛下如擢用之。臣恐名實亂也。上

弗聽。乃用爲會稽都尉。武帝故事。考異曰。此事見武帝故事。不知其時。原書於馬邑事後。今附是歲之末。

三年。祁侯繪它。坐大射擅罷去。免。功臣表。按祁侯繪它免。史記漢書功臣表。皆作二年。此作三年。未知何據。

西漢年紀卷十二

武帝

元光四年冬十二月丁亥地動

史記大晦論殺魏其侯竇嬰於涓城

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族灌夫

其侯市於元光五年十月漢書灌夫

傳亦載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非也按傳既族灌夫殺竇嬰至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管欲殺之竟死漢書本紀百官表史記大事記皆載蚡死於元光四年五月乙卯不應灌夫竇嬰之死反初嬰已爲大將軍方盛田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在蚡後明傳譏矣今從紀表

及蚡爲丞相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鰲唯灌夫獨否蚡吳楚反時夫父張孟戰死

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被甲持戟馳入吳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以此名聞天下

夫爲人剛直使酒諸執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

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許史反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

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夫家居卿相待中

賓客益衰及竇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

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從千容反容曰吾欲與仲孺過

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具將軍旦日早臨蚡許

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酒音灑。又壻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

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尙臥也。於

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

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之欲。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

驩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

惡兩人有隙。迺讀與慢同。又莫連反。好謝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

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後蚡言灌夫

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按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

閒。遂已俱解。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

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

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

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迺效

女曹兒。咕昌涉。嗾人涉。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

曰。今日斬頭穴胸。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古鷹。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

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爲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音。寧可救耶。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之東朝甚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甚毀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嬰^{徒各}。無可柰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輿論議。腹誹而心謗。叩^{讀曰}。視天俛畫地。辟^{善計}。睨^{吾計}。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輶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轅^音。擊^{郎擊}。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不靡}。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

爲石人耶。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許吏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仕客反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步反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按尙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封。乃劾嬰。矯先帝詔書。罪當棄市。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有劾。卽陽病。痲音肥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灌夫傳鄭當時貶秩

爲詹事。當時傳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史記傳贊

春。丞相武安侯田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咎欲殺

之三月乙卯，蚡竟死。本紀蚡傳韓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上欲用安國爲丞相，使使視蹇，甚五月乙巳，以平

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危。安國傳百官表案原本止載蚡死及張殿爲御史秋九月以中尉張殿爲

御史大夫。百官表殿爲吏，未嘗言按人，劾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

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張殿傳是歲，翁侯邯鄲坐行不請長信，免。侯表

五年冬十月，河閒王德來朝。史記年表德有雅材，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對三雍宮文約指明

帝色然難之，謂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則縱酒聽樂。漢名臣奏所載杜業奏春正月

薨。本紀考異曰：帝語班馬不載，而見名臣奏。蓋河閒王栗姬子，太子榮同母弟也。榮廢而武帝立，固已不能無疑于栗氏子矣。況德賢明如此，而屬又親凡此帝之所以尤不能無忌也。德知其意歸而縱酒

曾未三月而繼之以死，蓋等死也。當時之事執如是，而史氏不載，幸其軼見于他說。故後世得商其情焉，以是推之，史所晦諱，因以湮沒不傳者，亦何可勝數。豈獨此哉。豈獨此哉。王身端行治，溫

仁恭儉，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宜諡曰獻。王子不害嗣。河閒王傳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戈二反河閒

王所獻雅樂，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樂。禮樂志夏發巴蜀卒千人，治西南夷道，自犍道

指牂牁江。西南夷傳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司馬相如責

唐蒙等，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

卽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

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犍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

喁喁魚龍反然皆鄉響讀曰響風慕義欲爲臣妾道路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以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

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

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燧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之欲反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

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生慮遠急國家之

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楚古野字

中古草字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

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

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

數所具反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

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相如傳秋七月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

子外戚世家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大逆無道梟首於市乙巳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

不可以承天命罷退居長門宮紀傳竇太主數讓帝姊平陽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豈何不自

喜而倍本乎。平陽主曰：用無子故廢耳。外戚世家張湯治皇后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中

大夫趙禹定諸律令。湯禹傳湯作越宮律二十七篇。禹作朝律六篇。兩語見晉志時帝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

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作見知故縱監臨部

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兩語見禹傳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律令

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几閣，

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讀爲生議，所欲陷則予

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刑法志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本紀菑川國復

推上公孫宏，宏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初宏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願更選，國人固推宏，宏

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扶元反甘露降

風雨時，嘉禾興，朱山古草字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

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

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

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之欲反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

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宏對曰：法不遠義，則

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邱舉反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類寐反則應。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讀曰悅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扶問反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宏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宏對爲第一。召見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宏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

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基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問宏

稱周公之治，宏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宏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于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

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音巡，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

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基年而變，臣宏尚竊遲之。上異

其言，宏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考異曰：漢書本

紀以爲元光元年，宏對策宏傳以爲元光五年。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官表宏爲左內史，在元光五年。荀紀亦載對策于此年。徵吏民明當世之務，下葛洪西京雜紀亦云：宏于元光五年爲國人所推上爲賢

良。觀此則宏之再舉，在元光五年明矣。本紀續食之詔載於八月之後，若此詔在八月，則宏不應于今年。已爲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故班氏繫于年末耳。今從通鑑，添是歲兩字。宏爲人談

笑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宏傳詹事鄭當時爲大農

令。百官表當時每朝候上閒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爲賢于

己，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然當時在朝，常趨和胡臥承意，不敢甚斥臧

否。當時傳下邳翟公爲廷尉。表載于此年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胡重反見當時傳以故御史大夫韓安國爲中尉。

百官表

六年春，大農鄭當時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

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河渠書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衛青出上谷公孫賀出雲

中公孫敖出代李廣出鴈門軍萬騎青至龍城得敵首虜七百人唯青賜爵關內侯考異曰漢書本紀載於春匈奴傳以爲秋

今從秋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備胡本紀安國青匈奴傳考異曰漢書本紀載于秋匈奴傳以爲冬今從本紀按韓安國傳及百官表安國以元光五年爲中尉歲餘徙衛尉此本

於五年書安國爲中尉此處忽書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而此上不書徙衛尉事疑有脫文是歲南夷

始置郵亭史記大事記先是司馬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

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以爲元光六年德茂存乎

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

再從驕定存存卬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蒼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

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

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

之且夫卬柞西爨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

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

巴不化俗也。僕尙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滅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所宜沈澹徒濫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步千駢反。胝竹尸無反。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身稱浹乎來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初角。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欲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彙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罄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洙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則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迷不閉。智音爽。關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

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徒。遷延而辭避。相如傳堂邑侯陳午薨。寶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董偃年十三。隨其母賣珠於侯家。主見其姣音好。因留第中。出則執轡。入則侍內。使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金。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其後主稱病瘳。請上臨之。欲因是以見董偃。上曰。願謁主人翁。公主脫簪珥。音徒跌頓首謝。因引偃。偃隨主伏殿下。上爲之起。常從遊戲北宮。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君。是時中郎東方朔辟戟前諫。上曰。善。考異曰。通鑑載於元光五年。非也。外戚傳。陳后廢。明年陳午薨。主寡私近董偃。按侯表。堂邑侯陳午以孝文三年嗣。後四十八年薨。當在元光六年。如此。則元光五年。午尙未薨於寶太主。豈隆慮音公主病困。以得云寡居。今載于陳午薨之年。後又東方朔諫帝二事。皆不得其時。今附見于此。後隆慮音公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子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銷憂者莫若酒。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上復以朔爲中郎。賜帛百匹。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東方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徒奚反足履革鳥。以韋帶劍。莞音桓又音官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縵。於粉反無間。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蜀。宮人簪瑇瑁。瑇音代瑇音昧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競叢字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廷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帝旣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宏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嘗爲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調。與謝同。竹交反。而已。東方朔傳。中大夫趙禹爲中尉。百官表。

西漢年紀卷十三

武帝

元朔元年冬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本紀衛子夫生男據外戚傳時上年二十九乃得皇子甚喜為立祿使東方

朔枚臯作禱祝戾太子傳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春三月立皇后衛氏本紀枚臯奏賦以戒終枚臯傳

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

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不可以配人主也史記外戚世家秋東夷歲君南閩等以二十八萬人降為滄海

郡本紀主父偃嚴安徐樂上書言事考異曰荀氏漢紀載於元光二年正以三人上書俱論匈奴以是時上

年因主父偃以元光元年入關見衛將軍故附於此時然衛青元光五年方為將軍擊匈奴不應先以為

稱悉世俗所行本字有誤故通鑑考異云誤以朔字為光字恐或然耳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耶略

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以史考之南夷置郵亭衛青燔龍城皆元光五年事也略滄海郡後得之矣今從通鑑又嚴安所論同姓弱州郡強一段此議見於漢家安危治說之端當是

時也廷臣往往究最錯之策惟恐同姓之不削而嚴安獨憂之故劉昭以為嚴安慷慨發憤謂千里之威

即古之強國慮非安本無窮之計其後漢家正以中外單微王莽得不得降偃始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易

春秋百家之言遊齊諸子閒諸儒生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資主待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

甚困以諸侯莫足遊者迺西入關見衛青青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

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亡戰必危。天下旣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同。驅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敵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他。徒河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嚴安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而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旣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霸更起。霸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霸旣沒。賢

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車馳穀擊。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併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旣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中正者退。法嚴令苛。古詔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內。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讀曰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鑑錄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他將卒以戍越。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鄆、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叢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力於遠方。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反於遠。而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靡劍。驕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

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鉅依切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太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火故反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于匹夫，而兵弱于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讀曰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居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待還讀曰旋，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

勢而已矣。故雖有強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從讀曰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

絲竹之聲，不絕于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于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

臣切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

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于當時，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讀曰攝

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

不服哉。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

爲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主父偃初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姦，奪弟妻爲姬，殺肥如令郢人，至是郢人兄

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事下公卿，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燕王主父偃傳考

年漢本紀載于元朔二年，今從史記年表。魯恭王餘薨，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

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恭王傳，荀氏漢紀。

二年冬，賜淮南王安几杖毋朝。通鑑考異曰：漢書本紀曰：賜淮南王几杖毋朝。顏註：淮南王，苗川

位三十五年，至元光五年薨。今王乃其子建，按建乃齊悼惠王之孫，不應云諸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

父列兼嗣位之二年，亦無由免其朝謁。當是紀，誣今從通鑑，刪去苗川王三字。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

親分弟，其許之。本紀。主父偃謀關馬弓弩不得出，絕游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誅誤其君之罪，上從之。

而諸侯王合從之事絕矣。新序。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

至符離獲首虜數千人遂取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

侯張次公為岸頭侯按恩澤侯及功臣表衛青蘇建以三月丙辰封張次公以五月己巳封非一時此本連書之疑誤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

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故與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

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嶺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

獲醜毆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本紀青傳是時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

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于此平準書三月乙亥晦

日有食之夏詔強宗大姓不得族居謝承後漢書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考異曰荀紀載于建元二年詔茂陵邑之後按本紀

三年賜徙茂陵者錢則置陵之時固已徙民矣但是時衛青公孫宏皆未貴又元朔二年用主父偃說徙郡國豪傑于茂陵此乃徙解之時也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

爭交驩郭解傳時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地比齊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乃割臨菑東園悼

惠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令奉祭祀齊王傳

三年冬御史大夫張敖老病篤請免于是天子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于陽陵歐傳考異曰通鑑載于元朔二年

按史記平津侯傳云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宏為御史大夫荀紀亦載于三年今從史記荀紀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納於言而敏于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

嚴而治

上欲以蓼侯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後嗣。上乃以臧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孔叢子左內史公孫宏爲御史大夫。百官表汲黯曰：宏位

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宏，宏謝曰：有之。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

僭于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于民。今臣宏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

卿而下，至于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宏傳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宏

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

稅肆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傳郭解少時陰賊，感慨不快意，所殺甚

衆，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許吏反爲俠益

甚，旣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

及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鬲之。解兄子斷楊椽頭，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

書人，又殺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久之得解，窮治所犯，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宏議曰：解布衣

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鼻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考異曰：通鑑載于元朔二年，蓋因徙郭解事終言之。按解

傳：御史大夫公孫宏當解大逆無道，公孫宏除御史大夫，在三年，不應郭解之族。反。自是之後，俠者極衆。

在二年也。通鑑刊去御史大夫四字，非是。今從本傳。載于公孫宏除御史大夫之後。

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讀曰太原魯翁孺臨淮兒反。

長卿東陽陳君孺雖爲俠而恂恂音荀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陀羽公

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讀曰者朱家所差也。游俠傳

班固曰孔子曰天子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法夫然後

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旣微合縱連衡力政爭強而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況於郭解之倫以匹

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

夏四月匈奴單于太子於單來降封涉安侯。侯表按原本不書封於單事夏四月下直漢方欲事滅胡

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徑

匈奴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至

大宛大宛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反至

漢漢之路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導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

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誠殊無報胡之心騫欲從羌中歸

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穉斜逐於單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考異曰西南夷傳云元狩

年三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上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初天子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故因是歲伊穉斜立終言之。

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騫匈奴大宛傳。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讀曰友。略千餘人。本紀匈奴傳。六月庚午。皇太后王氏崩。以

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軍北軍。見衛霍傳。皇太后合葬陽陵。本紀外戚傳。是歲。中大夫張湯爲廷尉。百官表。南陽太守

義縱。薦杜周于湯。湯以爲廷尉史。杜國傳。時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千乘兒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

不習事。不署曹。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

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

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寬傳。是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宏等。

以兒寬爲奏讞掾。以古義決疑獄。通鑑。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奏讞疑。必先爲上分別其原。上

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口計反令。揚主之明。奏事卽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

臣議如此。臣弗用。愚抵此罪。常釋所治。卽上意所欲。臯于監吏深刻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

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于是往往釋湯所言。湯文深意忌。不專平而

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于文學之士。公孫宏數稱其美。湯傳。汝陰何比干。爲廷尉正。與湯同時。時法深。而

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比干嘗學尚書于鼂錯。東漢何敞傳。

四年冬。上行幸甘泉。本紀。

五年冬十一月乙丑丞相薛澤免以御史大夫公孫宏爲丞相。百官表先是漢帝以列侯爲丞相爲宏無爵

上于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

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宏爲平津侯

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並載元朔五年而史記侯表及漢書恩澤侯表乃載封侯于元朔三年然宏以拜爲丞相故得封侯拜相既在五年不應封侯反在三年也當是五字誤作三字今載子五年

是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宏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宏傳

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

賢之館其有材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

薄奉祿皆以給之。西京雜記汲黯常毀儒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汲黯務少事承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

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張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面觸宏等

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宏湯

宏湯心深疾黯雖天子亦不說也。黯傳董仲舒爲人廉直宏希世用事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端

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于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以仲舒大儒善待之仲

舒恐久獲罪病免居家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自漢興至于五世唯仲舒名爲明春秋仲舒在

家朝廷如有大議數遣使者及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

家朝廷如有大議數遣使者及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

對仲舒傳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

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及得右賢

裨小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于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

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

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不疑爲陰安侯登爲發千侯按原本脫春大將軍以下至此衛青衛

青三子旣封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尙主

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爲

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

皇后令白之帝乃詔衛將軍尙平陽公主焉史記補夏四月丁未以河東太守九江番係爲御史大夫表

係在河東曰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

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而緣反棄地民莩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

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

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入河渠書六月詔曰蓋聞道民以禮風之

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

學講議洽聞。舉遣與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丞相宏、御史大夫係、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理，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

本紀儒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憫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適齊聞韶，三

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至于始皇。天下竝爭于戰國。儒術旣細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于是喟然歎。興于學。然尙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

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扶元反。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唐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而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公孫宏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置弟子員。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也。

太常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免爲城旦。侯表百官表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音郭弩。百吏

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措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中大夫吾邱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是以巧詐竝生。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耷鉏筮。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

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

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宏詘服焉。吾邱壽王傳。考異曰。通鑑載子今年冬十一月。公

孫宏拜相之後。按壽王對曰。今陛下舉俊材。興學官。觀此。蓋在博士置弟子員之後也。置弟子員在今年六月。不應挾弓弩對。反在前也。今移于置弟子員後。又吾邱壽王傳云。是時壽王爲光祿大夫。侍中。攷百

官表。太初元年。武帝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公孫宏以元朔五年相。元狩元年薨。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太初之元。距元朔五年。尙二十年。不應壽王得預爲之也。明傳誤。今改爲中大夫。

朱英。匈奴列傳本紀。是歲。中尉趙禹爲少府。表。張湯兄事禹。兩人交驩。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禹

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湯造請諸公。

不避寒暑。禹見法輒取。亦不覆按。求官屬陰罪。張湯。趙禹傳。詔募衛將軍青舍人。以爲郎。青取舍人中富給者。

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青。青呼所舉舍人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

習事。有智略者。禹曰。吾聞將門之下。必有將類。今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

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于是禹悉召舍人百餘人。問之。得田仁。

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青見此兩人。貧意不平。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

大夫樂死戰鬥。仁不及任安。安對曰。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吏。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帝大笑曰。善。使

安護北軍。仁護邊田穀于河上。褚先生補史紀。淮南王太子遷。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龔被巧。乃召與戲。

被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卽欲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于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卽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縱跡連王。王使人侯司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卽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卽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卽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靈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者，靈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卽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卽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卽常山王。諸侯竝爭，吾何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閒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叛逆反具，亦心結賓客。

以應之。恐爲所并。初，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音彭服之。衡

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爲田。有司

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悲，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

日夜從子勇。史讀曰王謀反事。王奇其子孝材能，佩之王印，號曰將軍。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

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輜扶萌反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

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邱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効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

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是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

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卽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淮南衡山王傳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夏四月，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前將軍

翁侯趙信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曰餘。漢兵且盡，見急，遂奔降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身脫還。贖爲

庶人。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齊人甯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以皇后故

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上聞問

青青以實對。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讀曰軍知善水

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爲博望侯。青傳單于旣得翁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

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王堯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匈奴傳是時也得首虜萬九千級捕

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俘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士馬前後死者十餘萬

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

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

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

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乘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

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

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少廢矣平準書時方事匈奴河南人卜式上書願輸家

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事言乎式曰臣

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土戴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

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宏宏曰此非

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不報數歲乃罷式卜式